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十三卷

### 草賊號令公

王中令鐸落都統，除滑州節度使，尋罷鎮。以河北安靜，於楊全玖有舊，避地浮陽，與其都統幕客□來人從行，皆朝中士子。及過魏，樂彥禎禮之甚至。鐸之行李甚侈，從客侍姬，有輦下昇平之故態。彥禎有子曰從訓，素無賴，愛其車馬姬妾，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。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，尤私憤於中朝貴達，因勸從訓圖之。俟鐸至甘陵，以輕騎數百，盡掠其輿裝姬僕而還，鐸與賓客皆遇害。及奏朝廷，云：「得貝州報，某日殺卻一人，姓王名令公。」其凶誕也如此。彥禎父子尋為亂軍所殺，得非琅琊公訴於上帝乎！

### 王重榮逐兩帥

河中節度使王重榮，始為牙將，黃巢犯關，元戎李都奉偽，畏重榮黨附者多，因薦為副使。一日，忽謂都曰：「凡人受恩只可私報，不可以公徇。令公助賊陷一邦，於國不忠，而又日加箕斂，眾口紛然，條忽變生，何以過也？」遽命斬其偽使。都無以對，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。及都至行在，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，重榮迎之。滂前為京兆尹，有慘酷之名，時謂之「墮疊」。及至，翌日，集軍校於庭，謂曰：「天子命重臣作鎮將，過賊衝，安可輕議斥逐，令北門出乎？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，爾等可言之。」滂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，眾皆不對。重榮乃自屏肅佩劍，歷階而上，謂曰：「為惡者非我而誰？」召滂之僕吏控馬及階，請依李都前例，速去之。滂不敢仰視，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。重榮破黃巢有功，正授節制，封郡王。與田令孜結怨，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，時號「鐵條」，以其剛也。

### 鄭文公報恩

鄭文公畋，字臺文，父亞，曾任桂管觀察使。畋生於桂州，小字桂兒。時西門思恭為監軍，有詔徵赴關。亞餞於北郊，自以衰年，因以畋托之，曰：「他日願以桂兒為念，九泉之下，不敢忘之。」言訖，泫然流涕。思恭志之。及為神策軍中尉，亞已卒，思恭使人召畋，館之於第，年未及冠，甚愛之如甥姪，因選師友教導之。畋後官至將相。黃巢之入長安，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，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，以歸岐下，溫清侍膳，有如父焉。思恭終於畋所，畋葬於鳳翔西岡，松柏皆手植之。未幾，畋亦卒，葬近西門之墳。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，無不墮淚，咸伏其義也。

### 韓簡聽書（李茂貞附。）

魏博節度使韓簡，性齷質，每對文士，不曉其說，心常恥之。乃召一孝廉，令講《論語》。及講至《為政》篇，明日謂諸從事曰：「僕近知古人淳樸，年至三□，方能行立。」外有聞者，無不絕倒。

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《春秋》。利甫古僻性狷，然演經義文，亶亶堪聽。茂貞連月聽之不倦。利甫後寄榻於道門，改名晝，卒於洛中也。武臣未必輕儒，但未睹通儒，多逢鄙薄之輩，沮其學善也，惜哉！

### 孟方立陳桑梓禮（羅虬附。）

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，邢州平鄉人也。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為裨將。廣明中，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，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。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，廣忌方立，留戍於關。後廣為潞人所殺，三軍乃以方立為帥。因有首邱之思，遂移軍於邢州，用法平正，人皆附之。始拜墳墓於鄉里，詣縣令里所，陳桑梓之敬，有識者賞焉。姪遷嗣為潞帥，降太原。

葆光子曰：「羅虬舉不第，務於躁進，因罷舉，依於宦官，典臺州，晝錦也。常以展墓，勉謁邑宰，橫笏傲然。宰曰：『某雖吏史，不達事體，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？』譏其無桑梓之敬，曾武人之不若也。虬有俊才，嘗見陰險官妓《比紅兒》詩，他無聞也。」

### 雷電救王鎔

景福中，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，軍次博水。會軍亂，推其弟匡儔充留後。諸軍皆散，乃以書報弟，付之軍政，南欲赴關。泊於陸澤，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，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，以中離變。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關回，與匡威相遇，同登寺樓，觀鎮州山川之美，有愛戀之意。乃謀托親忌。王鎔既造之，逼以兵仗，同詣里所，乃入自子城東門，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，忽掩其外關，復於關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，遽挾於馬上，肩之而去。匡威格鬥移時，與貞抱俱死。鎔年□六七，疏瘦，當與匡威並轡之時，雷電忽起，雨雹交下，而屋瓦皆飛，拔大木數株。明日，鎔但覺項偏痛，乃因有力者所挾，不勝其苦故也。訪之，則曰：「墨君和，鼓刀之士也。」天意冥數，信然！鎔自脫此難，更在位三□餘年。不有神明扶持，何以獲免？

### 李全忠蘆生三節

唐乾符末，范陽人李全忠少通《春秋》，好鬼谷子之學。曾為棣州司馬，忽有蘆一枝，生於所居之室，盈尺，三節焉。心以為異，以告別駕張建章。建章積書千卷，博古之士也，乃曰：「昔者，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，乃姓蒲，後子孫昌盛。蘆者茅也，合生陂澤之間，而生於室，非其常也，君後必有分茅之貴。三節者，傳節鉞三人，公可志之。」全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，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，累加至檢校太尉，臨戎甚有威政。全忠死，子匡威嗣。匡威為三軍所逐，弟匡儔為太原所攻，挈家赴關，至滄州景城為盧彥威所害。

先是匡威少年好勇，不拘小節，自布素中以飲博為事，漁陽士子多忌之。曾一日，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，自以酒禱曰：「吾若有幽州節制分，則獲一大魚。」果釣得魚，長三尺，人甚異焉。有馬郁者，少負文藝，匡威曾問其年，郁曰：「弱冠後，兩週星。」傲形於色。後匡威繼父為侯，首召馬郁問曰：「子今弱冠後幾週星歲？」郁但頓顙謝罪。匡威曰：「好子之事，吾平生所愛也，何懼之有？」因署以府職。其闊達多如此類，故人多附之。

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：「李匡儔妻張氏，國色也。其兄匡威為帥，強淫之。匡儔按劍而俟，夜深，妻回，出步輦，為其夫殺之。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，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，既出城，三軍立匡儔為帥。匡威遂稱欲歸朝覲，行次常山，又有劫質王鎔之事。匡儔移牒王鎔，往復指陳，終不及淫穢之事，諱國惡也。」

## 張建章泛海遇仙

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，後歷郡守。尤好經史，聚書至萬卷，所居有書樓，但以披閱清淨為事。經涉之地，無不理焉。曾齋府戎命往渤海，遇風濤，乃泊其船。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，謂建章曰：「奉大仙命請大夫。」建章乃應之。至一大島，見樓臺巋然，中有女仙處之，侍翼甚盛，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。食畢，告退，女仙謂建章曰：「子不欺暗室，所謂君子人也。忽患風濤之苦，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。」及還，風濤寂然，往來皆無所懼。又回至西岸，經太宗征遼碑，半在水中。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於水中，摸而讀之，不欠一字。其篤學也如此。薊門之人，皆能說之。於時亦聞於朝廷。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（忘其名。），細話張大夫遇水仙，蒙遺鮫綃，自齋而進，好事者為之立傳。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，且曰：「明宗皇帝有事郊丘，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，其言國璽外唯有二物，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，篋而貯之，軸之如帛，以紅線三道札之。亦云夏天清暑展開，可以滿室凜然。」邇來變更，莫知何在。